喙鳴文集

彖鳴文集卷十三目録

冊文

擬　孝懿皇后諡冊文

致語

慶成宴致語

策問

會試策問三道

雜問十四道

贊

銘

箴

事箴

筮箴

寢箴

歸寧箴

治病箴

閒居箴

綏神箴

言箴

言

喙鳴文集卷十三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冊文

擬上 孝懿皇后謚冊文

伏以紫庭儷正薇稱夙貴于中闈律谷生暄穹典載升于太室節繁聲于瓊字鏤遐軌以珵函恭惟皇妣孝懿皇太后德厚方祇章含圓照名闈吉產祥流寳婺之輝婉德秘儀彩備瑤繩之爛應 聖祖鳳占之兆配 先皇龍德之潛内則孔脩式稱

展褖之服婦功敌執彰施黼黻之文思覃魚貫之均慶洽螽斯之盛授神媒之弓矢開奕世之箕裘地其處乎萬物仰天生之助風之始也二南弘聖化之基夫何蕙問不留蘭儀遽掩 先帝感來遲之痛峻烈崇升冲人抱生晚之嗟孝思靡及聞音容于旦夕增悽愴於春秋是率前章適稽內令儼光儀于金卮崇位號于瑶齋謹奉冊寶上尊謚曰其皇后於戲虞幄二嬪首懿娥皇之德周幃三母特標太姜之名尚妥宸儀備潛景制禕褕舊飾毋

天下于當年鍾鼓新宮配至尊于萬世

致語

慶成宴致語 館課

臣聞圜丘報祀皇穹兆集于三壇紫殿垂慈帝澤欣流于百辟昭三酒燕衎之惠啓一陽復始之和大慶溥宣群情盡洽恭惟 皇帝陛下應天受命括地登樞正顯位于域中化不言而自運昭大明于天下功齊若而已神既峻德以配天遂至仁而饗帝祇候迎長之日悉徵掌故之儀浥元氣于無

垠儼清都于有象揚六鸞齊八縣沖融玉步之和奏九樂邸四圭煜爗金泥之潤儲德馨而上達錫羡福以紛来珠斗璇杓玉宇燦嘉歆之象祥風朗月神光呈閟饗之符晷緯交熙朗玄暉于紺宇雰霏悉屏赫峻命于明庭乃昭大禮之成爰敞廣筵之賜造化為宰同加元氣之餐陰陽作庖並進太和之酌藻服垂帶卿雲麗于中天旨酒盈罍湛露均于下土金石寫山呼之曲魚龍騰海晏之歌徵招角招詎獨君臣之相悅擊石拊石尤欣鳥獸之

咸和臣等職在賤工身逢嘉會宜陳口號上擇宸
顏玄丘昨夜擁祥烟紫極今朝敞御筵泰日曈曨
迎綉縷需雲繚繞護花鞽氣烝魏闕魚龍煖春入
堯階草樹妍此日宸遊歡未極誰能不醉賦歸旋

策問

會試策問三道

問書稱率乃祖攸行夫治者豈無三五而必祖之
法謂體所自出而尊親加焉憲度著明易則也我
高皇肇恢大明治功冠于千古誠聖子神孫所當

法而當是時制度亦屢更律令至五六易始或以
草昧從權或以亂國用重然則躬親之有不盡仍
而欲世世循用可歟自永樂洪熙以來故老相傳
咸謂　宣廟以寬定之　憲廟以靜培之　孝廟
尤以深仁厚澤至于今利賴此皆所謂善繼善述
匪惟無改已也然歟否歟　皇上纘基御曆或者
仰窺以為法　肅皇　肅皇功德爛然享國長久
諸所規厝出恒情表而災亦時有無損治安以令
軌跡蓋亦近之意者淵微之中誠有所獨契歟夫

均祖也而獨法一祖孰與竝法諸祖即法祖當有
神理往来乎精眇閒不徒踵其形似也諸士遡觀
而族談久矣其試徼焉　戊戌會試
問吐握下士古為美談而李文饒王介甫皆著論
非之何也文饒猶言周公則可介甫直謂荀卿之
妄豈其然乎顧其論雖爾而門雜是亦不能副其
言矣長平不與招士而門有田任則未嘗無士平
津下士而武帝發十策不能得一則未嘗有士張
安世婁師德之倫姑無論乃若山濤羊祜王旦王

曾之賢皆兢兢愼密而不欲有薦士名何也豈集思廣益以人事君不惟一二賓客之為視聽歟彼破散私門以為公朝法家之言雖過不有吾儒散小群成大群之說乎欲挽回世風戮力時艱宜莫先于此令主司將諸士入青霄豈忍使與椳栁同列亦宜預辨矣戊戌會試

問今天子守在四夷靡兵革之事虜三世拜王爵古所未有然所部尚有順有逆有時順時逆詔令順則羈逆則絶一歲順則一歲羈一不順則絶廟

謨豈不宏遠我諸將宜如何西陲數戰嘗懼其疲
而蜀故無虜患今亦見告收番制虜又宜如何西
南則緬甸嘗梗矣頃稍就平宜若為撫諸內地夷
必使之長震讋懷服無敢後何術而可安南昔人
謂封之不如絕今復為黎自縛請命以都統使羈
之果得策否南方之夷為猺為獞為蛋為蠻種類
甚多又海外國無慮數十行貨于閩粵間得無有
它虞否曩倭閧東南久始殲之而比入朝鮮則或
棄或戍或封或剿為議不齊上赫然致師而煩費

久勞亦所不忍此尤策之所宜亟圖也王者之治詳中國略四夷顧不得置四夷不問玆欲總攬長策柔遠能邇收效于干羽著圖于王會何術而可以臻此 戊戌會試

雜問十四道

問古者國子舍於王宮教於師氏時會於大司樂萬民居於比閭教於塾師時屬於州序其教則五事五典其學則六德六行六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少而習焉長而安焉故教化行而風俗美

也後世小學既廢不講大學亦虛有名雖曰明經實則無用口先王而行乃出衆人下至有濟穿窬之私者風俗之壞極矣教職雖卑胡可易稱哉昔湖州教授以經義治事作人楚州教授以治心養氣作人學者稱盛今可取爲式乎所以異古大小學之教而自爲一法者何意郁兩先生固有足稱此非所以教乎今不敢遠望諸士如三代如兩先生可以挽世矣不宜妄自菲薄而已若自比抱關擊柝之吏而責門弟子不為衆人之行可得哉其

試言志勿隱

問古稱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學而仕無論已仕而學無乃廢時失事乎或謂學在脩已不在誦讀然子路言何必讀書而夫子非之公明宣三年不讀而曾子非之則古之人亦誦讀已顧仕何暇而能兼也觀夫日燭之喻青藍氷水之喻蓬麻並滫之喻百川丘陵之喻刀礪玉錯之喻玄室白日之喻古之急於學如此宜仕而不廢今之仕者一操簿書便與此業永隔豈非學以為人仕以為已

耶彼猶可諉曰仕乃博士家則學亦仕仕亦學廢

學無仕願聞諸子仕而學之道

問古者國子教於師氏庶姓教於塾師皆非常廩之士也郡縣養士從何代始即古塾師之意否乎我國家令甲吏毋得仕於其鄉而近獨許教職仕於其鄉似非典制又令甲七十致仕而近者正貢或遲暮有入仕於致仕之年者恐曠官也禮謂鄉先生教於閭塾傳謂大夫七十致仕入學為餘子師則仕於鄉仕於老未為不可令與諸生商略其

懷至公定經制毋苟便已而已

問閭之古蜀未有學學自文翁始至今蜀有文翁講堂閩未有學學自常衮始閩人春秋配享衮于學宮然文翁子弟張叔等表有聞而同時司馬長卿不在教内顧以辭顯然則蜀學似不專起於文翁獨孤及稱閩中無儒學福州都督李成公至而俗易則閩學不專從衮起也豪傑之士代興忠信之質邑有而謂蜀閩無文學至二子始起吾所未信請試言之

問治天下惟慶賞刑威二者而已書稱惟辟作威惟辟作福刑賞人主之柄也柄在人主當惟其所欲為而古乃有不賞私勞不罰私怨之訓安所稱惟辟哉刑賞不私雖獨制可而古又有與衆共之與衆棄之之訓必衆然後為無私歟虞有五服五章五刑五用周有八則八柄而刑之屬至三千亦大煩矣聖人豈無意歟又有云賞僭懼及淫人罰濫懼及善人不幸而過寧僭無濫刑賞一也胡賞可過而罰不可過歟夫刑賞原於功罪功罪故未

易定也人固有一得一失瑕瑜不相掩者又有乍
賢乍佞蒼黃不能辨者斷之獨既為私謀之衆未
必公何道而稱定論古之所以寧僭無濫者豈亦
以論之難定不得已而出于厚歟易曰君子以遏
惡揚善順天休命刑賞失中無以治人且非所以
承天也具陳無略

問陸子靜少時問天窮際父笑而不答至廢寢食
思之不得後悟而稱東西南北四海千萬世上下
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也竟不明言何窮際豈即

邵堯夫天地自相依附之說耶曆家渾天旋轉之說耶即依附旋轉已其外竟何窮際又雜家九野九州道家四人天三清大羅天釋家二十八天四洲華嚴藏世界天其誕殊甚亦不能言其窮際然則天之窮際善誕者無如之何也如曰積氣積氣之外何極曰積形積形之外何極吾思而不得其說諸生豈無子靜聊為言之不必繁稱博喻苟觧吾惑一言不為略已

問學貴適方士取適用方諸生之業於膠序間也

不過治經史習文字高者談性命篤行誼居為家庭孝友之士出為人明師此亦布衣之特矣然事固多塗而理難獨用諸生知之乎國家網羅賢豪材之於庶僚庶寮之事宜恪守功令視故府之憲於經史為巽習治書牒期會於文學性命之言為異便治衆涖民劻勷紛溽於行誼惇謹信美又非所宜用且學者嘗詆管劉而令治鹽筴嘗詬桑孔而令治財賦嘗譏申韓而令治刑名嘗羞衛霍而令治師旅舍前日之學為悖從前日之學為拘㑥

身者競為高而不合於功謀功者務為便而不揆於道今昔之際從舍之權必有概於中矣其悉言之以觀有體有用之學

問班氏贊漢高之興有五陸贄表唐太宗之美有六曾鞏稱宋藝祖不可及有十邵雍稱宋治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五呂大防稱宋家法遠過漢唐者八古今以為知言我朝立極置法皆超前古如宋濂敘贊大明日曆者六謝鐸稱慶越歷代者五陸文量稱度越前代者六可悉數之歟豈舉一廢百

不免蠡測筳撞之譏歟昔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於王周公作無逸擧三宗以勸成王訪落一詩又以盡下情守家法爲說則祖宗謨烈後之所當知也試陳說焉

問夏書稱賞延於世文王仕者世祿小雅裳裳者華刺幽王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然則世祿古之道也周書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公羊氏亦云詩書春秋皆聖人之言而違戾若是將焉折衷我有周之時王子公子策勳標名於當年者不可

勝數即後代若漢唐與宋貴相望於後先也迺今天潢麗億希登仕版公卿任子率不得與進士齊顯雖在制科且有與寒畯爭進之嫌是遵何說哉揆之王者至公恐不宜有偏私也吾嘗觀杜牧上宣州書實痛之或者謂宋時宗學嘗寬收矣卒無見其異任子之典最厚而議者屢欲裁減此亦無用之驗也然歟否歟

問孟子稱不嗜殺人者一天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保天下此語上下古今不爽毫髮

嘗思古之創業者自武王以来皆未及身致太平而必藉於繼體也惟我　皇祖起淮甸十餘年而平天下又宅金陵三十年而定天下既以不嗜殺人一之又以不忍人保之顧人知聖人謨烈之盛而不知默運之謂何諸生豈能仰窺其萬一乎不然不嗜殺之心與不忍人之心苟以英傑自命者誰不然而獨稱大聖人作為也

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聖人心如鏡體與物對照中間不隔一塵今人被形骸窒礙又譏謟

面諛及法度體極窒礙不獨一塵如何對照聖人之為民如禹之治水念惟到海有委有曲意第東之而已鯀堙鴻水為曲狥人情故也　高皇之心如鏡政如治水納交要譽惡聲都不能動建萬世之業不獨才大只為心真念念在閭閻之下武王以後未有如此之切者

聞沛公素貪財好色一旦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而為范增所疑幾殺其身項王素喑啞叱咤一旦不殺沛公有君人大德而竟亡其天下然

則德有所不可用仁有所不可行歟

問古之君子豈不愛君然曰量而後入信而後諫則疑於觀望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疑於依違曰納約自牖遇主于巷則疑於曲學事君有犯而無隱豈不毅然人臣之義哉而委曲如是豈不以堯舜待其君乎然孔子亦曰諫有五吾從諷焉諷必有道矣豈如今之人頌而後諫頌可矣而曲爲之詞以扶其說啟人主遂非文過之端勸百戒一所得無分毫而所喪若丘山人臣之義必不宜爾

古之君有戒上書不得稱聖者縱不折檻牽裾引桀紂幽厲危亡之言而時時稱聖將謂詭可以行正諫可以成忠乎傷人主之德害人臣之義諸子行將事君謂吾言當否

問當世之務至多然邊急矣雖老於疆場者不得其要領何遽與諸生言顧國家大勢古今成事亦諸生所宜及也今 皇帝聖武孰與 肅皇帝天下物力畜人才多孰與嘉靖時然 肅皇帝南結粵北結胡不能夙夜寧而今南北大捷一日至抑

何烈也夫老氏戒佳兵道家忌陰謀不戢則焚孫吳亦云然武帝之窮黷而或題其數世之功宋事一失於岐溝再失於澶淵而終代以為悔則又何說也　高皇帝為天下請命既逐胡矣復遣大將隨而蒐之　文皇帝享成業亦三犂虜庭聖人之心計萬世耳觀祖訓垂慎毋好戰之文及伸戒好生而即日旋師可觀也今談者悔東勝之棄彼閉關謝者非耶究維揚之戮彼抑靈登者非耶昔蘇氏兄弟好言兵晚不言兵今天下言兵與不言兵

郟便又謂自古介胄言戰儒者守和而今介胄言和儒者言戰何其異也請究言之毋略

問治必有萬世無敝之策非可持兩端也吾觀自古執簡者多不知當事之意虗傳失實寛仁而曰刻薄德化而曰嚴理楚獄甚蔓而曰柔道世固有猛其實而寛其名者乎至如漢唐之二宣宋之神宗皆厲精核實而或稱文具或稱勞擾世固有詳其名而疎其實者乎魏鄭國謂行帝而帝行王而王何三代而下寥寥也大抵理民定國者各用其

質違與時會則定否則亂故網漏吞舟之魚亦治
豈治在附民不必多為之法乎或者謂一代之興
必有一代之規摹漢曰制度唐曰紀綱宋曰家法
乃我朝之立國規摹安在談者稱　大誥則既凛
凛矣世可以凛凛治歟策士者大抵以意示士亦
嘗附意而已不盡所懷來今主司佇虛士亘吐實
儻有賈生治安王吉建策佳衡審尚於此言已
治國家者當以剛柔詳略參也二事不能無所
謂質與時會則定否則亂也聖人時剛而剛時

柔而柔時詳而詳時略而略不見其端漢高祖雖寬而秦法本嚴數世之後談者猶曰十失尚在文帝之仁猶有嚴名胡元之季廢弛極矣

聖祖以法繩天下而世以大定從民欲也大定之後稍從輕典且誡後世子孫毋苛如律而止此所謂能剛能柔也論者徒謂本朝立國以嚴失之矣至欲以為規摹而世守之尤失之矣張弛在御剛柔惟化此兩者胡可一日偏哉故治天下者惟問時宜不必問規模前人失之吾得

之可也前人略之吾詳之可也前人有之吾略之亦可也要歸於適人心不古惟視上旨觀嚴則靡而嚴觀寬則靡而寬壞天下者盡若徒也若夫法度紀綱何可一日廢此不在寬嚴之數猶天之上地之下不在寒暑之數也

贊

觀音贊

以自在心發遍觀智施一無法除五怖畏度盡衆生無有度處法海無波慧日不曀非男非女寶蓮

花位是闍婆影非菩薩記有佛無佛世間常住但捨業果便登覺樹投種若大結果不細欲見觀音如是如是

黄后川公賛

神澄於水而氣温於萬體不勝襟纖而名重於鼎彝當其懷明發吹塤篪佩弦受鼎知雄守雌是謂人倫之白眉當其庶不粟園不葵象胥奏勣皃邑宣慈是謂薦紳之紫芝壯歲辭榮終身樂施止脫巾而助餉捄大侵而設糜則金湯且藉以匡持吁

嗟烝民其三代之遺乎

陳文端公像贊

絡彼坤維名山惟岷緒此臣紀名公惟陳醞道釀德服義揚仁譚堯舜以匡主指稷卨以許身雲龍一時風猷百世有岱立華砥之嚴重有膏液曦光之和粹有虛淵邃谷之茹納有晝畛縈井之康濟隱靈機于密撥顯昌言于平世為霖幾何還岫太早至人不以極施為庸善射不以末勢為巧惟豐其儲迺饒其餘衆公家于嗣服襄皇輅于今茲夫

日月高而能卑山川蘊而能施師之神日經于天
猶心帝室宜帝篤命于奕世謂舍師其誰

章一陽公暨兩孺人像贊

於維章公志高嶽立善下水平輯族以德一衆匪
刑人操朗鑑物罕適情雖抱璞不售而世賞其運
城殁燕翼是貽而派宗者一經亦有孺人相公于
成前離祉而後服劑曰厥亂之孔明吾以歸之先
生雖謂先生歷千載而愈聲可也

葉侍郎父養利州守公像贊

粲粲雙瞳有星其輝英英眉彩有虬其威經明行脩為後覺師何自咄嗟不翔于逵一乘江洲五斗彭澤詎真詎攝為哺為翼漂墜朱崕寧綏獷域詎非赤子不為袵席節廉孝忠兕神所通社而稷汝匪民伊公有子矯然雲津翼龍吾知百年流響于彤

少司馬竹墟屠公暨子田叔贊

屠公峩峩幹豐髯美襟靈朗邁神儀軒偉清唯恐知功而不恃有語皆寂有動悉止丹青者誰似知

公裏田叔過庭炳文蹈軌仕林後集道心遐舉邈矣悠哉是父是子

族父句章公贊

世處摴蒱不儒不墨而獨掉鞅於無窮靡不立不宅而獨摇悦乎鼎鍾寤世而寬其一宮屈俗而信其一胸筆攝萬有墨灑八衢若苦霄之虹蕩空之龍且以方羊且以雍容蓋珥筆執簡以事玉皇者由布衣而益雄也

寫真自贊八首

道則勇於敢不道則勇於不敢勇於不敢者小心勇於敢者大膽誰非吾人而昵妻子誰非吾身而貳生死空無物而景附千真屹不動而閱藏萬界不可得而親疎誰能為之議擬

名師魯國字依岱宗號障百川之下意回狂瀾而東學宗易象道在中庸闇然日章晝知夜通

嵇生本懶而藏之不密故終愧于孫登翔衜鯤于碧霄奚鷃夫之可留乃知子房赤松方朔歲星遣有天豈其固能吾安得逐吾之初恢遠游之騫

騰托諸縑素時卷舒之聊自恣其狂矜
此輪王乎此如来乎此楊虎乎此仲尼乎以為廟
中之犧以為泥中之龜我不敢辭我不敢知不能
無為亦不有為吾何求哉吾將任大化之所之亦
計窮力竭于是乎詞
五十非夭爾踰六十或問之年必云宜及老而不
死愳傷令名胡不遄歸是曰順寧顏氏之子三十
有二爾今倍之六旬加四彼夭而德此壽而凉朝
聞夕可猶庶其償

逍遥之中若存若亡且乘白雲遨于帝鄉白雲不愁爾復何憂毋以鶴列陣之蝸牛感忠孝之傷生兮非余儕之所難死衽席與都市兮咸生順而死安

人倫有五幸全者四其一朋友非余之累束躬引避而不得去寧武本愚何能無智天道無全况余寡昧不懟高穹不羞厚地南方之强反揆其庶

憶婦

昔笠盍簪今嗟炊臼匪喪同衾實亡益友每對偏

婁輒思主母小星自明月華何有

長孺七弟像贊

痛予兄弟自相師友夙夜所祈於天無疚弟授屯部已多建明尋丁內艱動合天經起補入郎力讓銓曹退就儀郎百度孔昭諫　上嚴刑幾蹈斧鑕辭旨侃侃絕大文字立　儲諸草語多鴻碩一時名公並皆嘖嘖特辟鄉寺又辟大參并謝督學出鎮荊南楊酋煽亂蜀借楚兵衆咸色阻弟許先聲監軍傳檄酋即就撫當事首薦曰無文武予既拜

麻遂乞終養甘旨十年爲樂無量臺省交辟　詔
除閩漳紅蕃謀内結横璫事且大裂子身抗言
廟堂韙之造福萬年向緣倭市欲經吾鄞百計拒
焉第同此心時應開府弟必不可平調天雄就義
何異僅還夜郎人嗔我樂惠綏凋弊猷弘盤錯萬
里朝　天蹟還初服一瘍不起慟滿山郭唯弟生
平人頗仰止此數大節或未盡耳更爲闡幽清真
畏知默默援人人聞者希憶章百上乃遂首丘伊
誰贊之相知子由天之君子今之古人位不配德

豈繫弟心覩茲遺像灑泣千行聊題短贊付名山藏

伊尹耕于有莘贊

方夏日之正焦時商雨之未降辟駟車于人間嶄一介于隴上即無强力忍詬之名無過郊鄙朴愚之狀如腐化于一物詎佐時之顯相嗟古今之耕疇何泯泯之可量

馴象贊

誰謂汝角胡然下揩誰謂汝尾胡然前委匪尾伊

臯匪角伊齒齒可壯威臯無攝理偉此大物馴然可籌識地虔實復知拜跪眸子如豆眂遻及邇目大不遷亦異乎彼葆肅皇家莫呵而止率舞蹌蹌百獸所視

銘

壽卮銘 壬午歲恭製上大人觴

曰時春熙壽城迎和光奉寵綸天貺渥多悅豫且康福履無涯子孫燕喜屢舞繁歌帝念稽古小臣拜嘉規模象犧榮君於家以寫柘漿斟酌流霞卷

𪗋𪗋曆泳游恩波天地錫羡日月凝華千祥鼎来
萬齡有加

應制硯銘六首

文不生於文而生於質樸重端確至文乃出
雖有美璞追琢斯章是石不鑿在山之陽既磨既
礲為龍為光
於此攄文思其質於此揆政思其實滋其清静保
元吉
雖與墨相比勿令垢且膩雖與筆相染勿令汙且

黔

其質隆厚其用長久雖曰長久善保斯壽

誰謂勺水波濤翻瀾誰謂尺霧雷電輪盤字不茍

造天下永安

雜銘七首

與其豐於入也寧儉於出儉出則纖豐入則婁 廚銘

運明而開無後時一日後時凶神窺之 窓銘

誰謂汝启啣枚服襄誰謂汝閉材官蹶張呼陰吸

陽斯鎖鑰之藏 鎖鑰銘

禮無隆殺無小大誰非賓者往遇必戒抗節不以貌無以色逢害門銘

不勤冀天益汝窶三年匱銘

欲斬諸魔先馘魔王鑑貌辨色俾無內藏鏡銘

睨而視亦睨而視匿而視亦匿而視天鑒孔明誰能逃此鏡銘

箴

財箴

小人之財生於力君子之財生於德財不易得所

宜惜然臨取予不可以惜財之心為主惜財必嗇於施而豐於取惟有道者為能制財毋為財所制哉

事箴

事固有兩違道固有兩陳天倫與父命孔子皆稱仁使齊曰父命而夷曰天倫可乎不可乎臯猶而稱人事固有兩違君子慎厥身

筮箴 有序

余少時妄意天下筮所主得家人五大有

二庚辰辛巳危疑甚皆以冬至日得咸四

夜半偶理前筮牽連爲箴曰

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寢箴

至人之死不尸而夫人之寢尸也故至人之死猶生而夫人之生死也寢以息生乃得死貴寢哉縱不能坐不卧脇猶可

歸寧箴

涉世百年歸来無一事梗刺其膺乃可稱歸寧

治病箴

治病無他竒充而通之不充無以扶衰不通則有生生厚之災

閒居箴

閒居念四方四方如閒居此之謂夫

綏神箴 館課

維帝稱尊維神之靈既型既范亟余以形形不虛鑄有神則凝出兕入帝吐清噏翕寧眛眛者何乃肆

憑淩創以戈鋋穢以膻腥淫康流漫墜神於氷追趣衒鬻轢神於乘亦有世賢於焉稍懲索之茫茫寄之宜冥出入無鄉與物相刑同歸於墜愁其明廷吉人維何吐辭為經神之聽之則莫敢不承吉人維何履約載繩采齊肆夏罔竛與竮我儀刑斯而日競競以宵以夙以蔡以徵勿謂無何維神星星一瞬黔之終天不熒神止無居神行無軿神来無迎神往無扃伊神所欣翼翼矜矜進墜非遥在覺與夢故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寂兮寞兮神之

宅清兮靜兮神之庭小子不敏敢敬斯銘

言箴 少時作

古人恥躬君子顧行墻固有耳天亦能聽當既能虛谷復能應齒牙之論徒為輔頰之騰非勝善則心聲惡則身殃善則福永惡則禍長慘于劍戟彌天播毒芬于芝蘭終古流芳惟口興戎惟口起羞玉有玷而難磨三復所以感聖金有口而須銘三緘所以藏周闢户之樞關之難為闔闢弩之機脫之難為收譬之風波風波易以動譬之枝葉枝葉

易以稠一言而興喪殊一言而智否判萬星徒舍
而去彼蒼為格老羸扶杖而来大號攸渙語期于
立不期于驚人令期于行不期于反汗喋喋非長
者事宜為漢弃諓諓異黃髮疇因非秦善尚為及
晨之鷄毋作能鳴之雁感逆駟之難追而留之于
舌念鳴鶴之必和而慎之于室戒彼南箕為播揚
之官瞻兹北斗慎喉舌之出鶱之不言言必有中
賜也不幸何取多言死者復生生者無愧未言而
信信在言前口衆而我寡奚害于括囊悖出而悖

入徒勞于防川寧默默而無揚無哓哓而殺身存
舌得官竟遭夫轅裂據梧哆論終召夫坑焚榮華
之後必有茅史巫之吉豈其紛彼其桃李之蹊交
跡者不少刻伊溫室之樹側耳者多有掩子之盜
漿尚廙其露出爾之户庭庸迯其咎戒失身于不
密宜知幾而固守毋令人目為傾城之哲媍毋令
人目為覆邦之利口好盡以招人國武子所以見
殺未唱而常和叒騐他所以著稱毋以幕叛毋以
臺傾守之如瓶防之如城擬之而言議之而行擬

議以成其變化之〻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

言

戲竹言

誰謂汝挺葉薺而俯似爾為孫當勝其祖誰謂爾空有闊不通似爾為禪當空其中謂汝傲雪凌寒背穀胡鞭之南憚于北發謂汝贏糧餐鳳棲皇胡起之粟輒萎以黃人有恒言責賢者備我今窘汝令汝置對惟肉可舍惟貧可交請從爾居天保之

笣

戲作責鏡言

誰謂汝不爽紿右爲左亦汝之罔誰謂汝不欺張贏爲肥亦汝之疑處暗能明向明反晦豈其用智人覿如㢠不覿若盲豈其無情兩相乘則影沉沉不知其幾千萬尋又胡多心謂汝無來不照不適其影從旁窺汝汝亦莫省俯仰隨人面從背違曾無趣操何方之依

喙鳴文集卷十四目錄

墓誌銘

喙鳴文集卷十四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墓誌銘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贈少保謚文憲玉壘陳公墓誌銘

萬曆甲午余與南充陳公並命入閣公既數月而余從田間來公自以荷特知又父子皆三事益奮報而丙申不臘悲哉　上震悼備䘏典祭溢于例二贈少保任子中書舍人謚文憲遣尚寶丞張久

徵董營兆儀郎周傳誦護喪歸復諭　元子陳閣
老侍若講讀若宜卹其喪　元子恭命遣中官致
金幣此故事未有嗣子光譔以黃太史輝狀請誌
余自籍金閨則與公客夫何辭公姓陳諱于陛字
元忠曰玉壘則所自號蜀南充人先繇閬徙出宋
秦公後而可譜者始祖彥良迨元至正間有興祖
者為公九世祖興祖生思誠思誠生文質文質生
平平生紀紀生衡大理府訓導衡生信歲貢生信
生大策大策生太傅文端公以勤是為公父衡信

大策皆以太傅貴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
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太傅為檢討時生公于
京師時室中有數人皆夢仙樂擁一羽人自天而
下幼慧讀書如夙習太傅舉子多殤不甚程公而
令以意學公有所綜采綴譔輒如太傅旨而太傅
益喜以為真類我也年十七舉辛酉鄉試第四人
戊辰舉禮部第三人對策高等於是余始奉公游
共讀中秘書人目公為閎覽博物君子試輒冠倫
而太傅則引避不閱卷謂童子何知能屈天下士

徐文貞咲曰公何不學祁大夫庚午授編脩尋乞
世宗實錄纂脩官而時太傅已有所不可乞骸歸
公扶侍還壬申如京師又乞 穆宗實錄纂脩官
成陞脩撰無何以太夫人憂歸丁丑充日講官已
夘敘講讀勞再加俸一等庚辰太傅年七十公謁
告詔有司存問太傅而賜公鏹幣乘傳歸大臣七
十存問者昔未有 上以相臣特起而又以公在
講席非人所敢望焉公集理中耆舊任太史公瀚
王恭節公廷凡十餘輩為高年會身行酒以歡太

傅時謂之蜀耆英也太傅雅愛嘉陵黛玉山捫樓

而游公集唐人詠江樓句若干首命童子歌以佐

觴癸未復召日講趣入京壬午擢洗馬乙酉與順

天試已進侍講學士丙戌秋奉太傅諱賜鏹幣給

驛而所贈卹太傅甚厚己丑服闋復召日講俄加

詹事兼侍讀學士掌院事庚寅疏請立東宮辛卯

加禮部右侍郎掌詹事府事壬辰與會試尋改吏

部右侍郎又轉左其為侍郎皆兼侍讀學士而又

嘗教習庶吉士癸巳滿三品賜鈔錠牢醴廕子入

胄復同諸臣請冊東宮雖未賜俞而出　元子講學有力焉又請　上朝講如異時不報是秋擢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仍掌詹事府事公旣世為史習國家之故念人間獨傳里巷書久彌失真請及時脩正史信令而傳後詔允行甲午春感疾乞歸不許夏五月詔簡閣臣吏部擬若而人而不佞濫竽　上憶往歲嘗兩有所推擇令並列名乃命公及不佞皆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特簡也以是故　上惡吏部專逐郎七人公遂巡不敢拜冊

為請且詘而後拜居無何條六事以聞曰擇大臣用人才奨外吏清邊餉儲將材選邊吏畧謂 肅皇帝之精明而晚歲吏貪沓夷戎交侵以倦勤也惟 上亟脩朝講召對之典振綱紀决壅蔽召還遷謫可用者用之而賞罰隨焉百鷙之中必有一鶚人情重內輕外行取之典安可獨遺州郡太守治行高者可入為列卿巡撫寄重可叅用內外官惟其賢歲入有限而邊餉增無休簡主餉郎而重其權則虛冒覈將帥國之爪牙宜令卿大夫各舉

所知而更于武舉外別為途以蒐之緣邊吏擇人與地宜者往令益習虜待諸道及開府之次垂萬言皆公素所籌量而節適者也　上嘉納行乙未甘鎮大捷推本閣臣功進太子少保已滿二品進太子太保賜賚有加仍録一胄子是冬　上怒首鐺遷其責于言官落籍二十餘人公與余輩密救者再露章者一而丙申春公偕余又專疏公謂上亦以不言罪諸臣乃諸臣各有職或在留都或奉使行郡國多抗直而槩以不言逐天下且謂

上實惡言而名為不言斥之也意　上稍觧而竟不得然中外同聲曰直未幾乾清坤寧宮災同寅叩內殿請面不獲各引罷不許然因是多時事之感矣公素强善飲至是絶不進形亦日減冬至從南郊感寒胸中壘魁不能開無幾何遽以困告馳往視之已昜簀不及一執手訣也葢公門素嚴內言不出必自謂何遽死而死不及召其同心友即家人未聞有遺言悲哉距生嘉靖乙巳享年五十有二公雅無忤物被容接者温如春風而砥礪操

持凛有雪霜盖余自館時公嘗舉其婦翁言識人多難立朝余敬書紳而公之門自初至今無懐金無游刺家幹短褐無騎奴雖生富貴衣不華錦食不兼味泊然惟墳典是耽詩文則鏗然鸞鳳和𭟻然金石鏘色澤脂腴不似其處居奉享之約也注心經世若往代典制朝家令甲與名碩之所規條攷鏡甚多故創正史之議比条大政以國家為身任故事首揆制斷决不得輒条而余輩故同年同心大破常調公復揵敏益抒發其生平抵掌舊言

余常推而佐之幾一旦為所欲為也顧公在直數視日遶床走不休疑若拘束云而余言公無能造膝一吐胸中奇外莫信于人丈室歎憤其何能居竟以此死也本朝相君子取高第者自陳王焦劉来雖成都之博雅尚不免于口比世尤甚而無不帖服公誠有以服之士大夫嚨于中外幾二十年公入而稍輯亦善調劑辛甘燥濕之效易名時僉言惟勤學好問博聞多能可狀蹟之宋金華彭安福費鉛山良不忝矣太傅公元配王夫人而公出

于賈夫人王夫人育之舉鄉時尚未知為賈出賈
又不及公之遂而逝以公滿考亦贈一品夫人婦
翁即王恭節都憲內君封安人累贈至一品夫人
繼馮累封如王夫人子二光謨年十二殤側室丘
出光謨太學生側室王出聘王方伯續之女方伯
即恭節子女二皆王夫人出長適嘉興守崔行可
孫諸生麒次適祁州守張應徵子多聞所著有萬
卷樓集若干卷本朝相公獨公家父子太傅愍撫
侶尚川觀十餘年公有同人且黑頭中道夭先愚

彗犯中台占大臣灾主益州嗚呼天意不知何若
銘曰益部山川厥稱玉壘峻發峨眉皎臨錦水惟
大傅公嶽蕫其崇委神降體黄閣清風久直金華
批經析史感契　聖衷盖垂二紀曉收其實斯應
爵在惟陜繼尹阿衡者稱太傅要說嘗如陜州公
亦貢函于先若謀家無纖蔡門有雀網為國樹人
桃蹊不枉龥六為七曰惟三長創義設例畀觀漢
唐兩歲平章中流砥柱為霖若難御風何易來從
羽瑞去應台𣨯公則有天民胡所望凡稱世家厥

休同國我知其尾靡宵不北高山崇丘賜藏在焉

勒珉垂長是文憲阡

揚次村司馬諡恪愍墓誌銘

我庚戌之事無過漢霸上唐渭橋而懲己巳之虞

談色自變當是時司馬不敢下魚符亦量廣深嚴

文理善持之我兵四集必走金注不宜與五同日

吾于丁司馬尚悲而況揚公揚氏本長沙人世

皇時諱順者以尺籍隸南京神策衛順生受從周

府左護衛是為公高祖受子福勝 昭皇時從金

慶衛後從彭城衛彭城衛者今七校也以其故家京師福勝之子春春子志學官至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康惠惟恩福勝春咸贈大司寇而福勝配周春配王及康惠配王與陳咸夫人康惠五子長為公名守謙次守約貴州左布政使次守魯陝西右布政使次守讓長蘆塩運使次守朴南京左府經歷兄弟並大官以清約聞君子謂康惠善名諸子公字允章號次村七歲善屬文器局凝重嘉靖戊子己丑連捷成進士授屯田主事

改職方歷員外郎郎中練習邊計㕔　　肅皇南狩還陞陝西按察副使以備胡羅康惠艱服闋督學於陝秩滿拜參政未到官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尋改延綏延綏三年選將練兵講武足食益捍之薄者數倍增置臺堡百數虜不敢牧塞下嘗一入大磡之壐書褒美庚戌春以副都巡撫保定甫至保定而虜入通州薄安定門大震公授袂起率所部入援方是時　上坐法宮急聞公至大喜就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提督中外諸軍事

與希忠鸞協力捍禦希忠者朱成國典營兵鸞則仇咸寧狠鷙陰賊人也以大同帥入援善大言撼上又詐稱與虜戰時上首功而本兵則丁公汝夔申儆守備公則薄虜營而陣孤軍後單堅壁以待其瑕虜亦由此不逼居二日漸引去鸞欲自脫死又備甘肅怨于公嗾宦官宮女哭　上前言將武師力而為文官所牽不得奮　上震怒謂守謙名勤王實擁兵自全遂及丁公皆廷訊坐死即日斬西市公臨命曰皇天后土知臣心且岳武穆于肅

愍而在未知計誰是　上聖明為邪臣誤時八月二十六日也都人號之傾市越二年而鸞亦以是日殛人謂天報太奇云鸞敗時　上既悔未及理而隆慶改元用都給事辛公自脩御史王公好問言贈兵部尚書謚恪愍賜祭葬録一子國子生海內為舒憤云公為人孝友天至居親喪哀事庶母若母撫庶弟妹若同生祿不入私槖燕居必莊束身理家皆有法好施予三黨皆河潤而亢厲潔廉蕭然如寒畯文章有氣格詩亦悲壯尤好邊畫有

大寧考煞荊考花馬池考兵部集生正德乙丑年
四十有六元配王氏贈夫人繼趙呂俱贈宜人三
子長汝潔辛酉舉人高郵州知州娶趙文學女次
汝浤即恩錄者判寧波府娶周處士女俱贈安人
側室林出公見背時林年二十餘而茹氣勵操撫
二子成立為時聞人林之力也季汝泗郡諸生娶
貴陽知府林公女側室薛出女一適通政使吳公
子都察院檢校繼志呂出孫男三沈一貫曰國家
都薊門控虜咽喉亦數中虜曩宰昏黔獨視賄輕

重以傾天下乃虜至首鼠持兩端惟 上是刺安所得兵略而奏之急則嫁禍于衛以苟霽威偷視息又竊虎以惕其權蓋嵩與鸞皆出此計當是時雖有伍員廉頗李牧之略不能勝太宰嚭郭開之奸驕首就死寧何異云且勤王者戮奮議者貶惕竄者容請劒者誅何以觀天下而又虐新營制以為聲援入衛之卒益之過更踐更以重其困財力交竭迄今救之不勝貪人敗國有如此尸兩司馬足以讋四夷謝九廟乎楊公非命時 穆皇方龍

潛心究之比新政遽詔原省而順天長沙祠鄉賢
西安延綏祠名宦光昭俎豆可不謂伸焉而關中
人有病之帝所見公方為貴人如王者生為忠臣
沒為明神有之矣葬時以一柳車于都門西之原
未有銘銘曰有碩楊公世載淑美慶閥承韋德庭
趨理起家題柱曲折典郡麾蓋西遊衣冠羽儀爰
開幕府爰揔戎重獨控嚴關漢威雷動何圖釁凶
犬羊變吼火照甘泉軍營細柳疾驅入衛若救灼
焚不辭焦爛檣益萬分驅羊啖虎臣肉足食彼譜

者何播茲毒螫心雖如丹赤實誰知含識懷靈未有其悲後命淟回深憐頓減義士隕涕貞魂氣闕我敬斯銘襯止何因過丘思人萬禩永存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趙劒門墓誌銘　代趙大洲師作

公諱炳然字子晦先洛陽人宋進士致中知隆慶府兵亂家焉而隆慶府今劒州也故公為劍州人數傳佐憲宗時知西平縣佐生思濟思濟生松是為公父贈如公官母鄭氏贈夫人鄭夫人以正德

丁卯十一月夢月而生公年十四補郡諸生二十一舉鄉試二十五第進士除新喻令均里甲抑豪横催科責逋皆有法庚子徵監察御史懼鄭夫人喪起按宣大時兵興錢穀漫漶不可稽劾罷不法吏若干人宗室有通虜者發抵重典 上嘉賚銀幣陞俸一級改按順天以父喪歸起按雲南沅江酋那鑑為難方伯徐某死之公至則別情罪示威福翦其外援散其內黨卒得元兇首沐國病無子公詰之曰即不諱誰當嗣者曰叔朝弼卒之日公

以朝廷闇而沐夫人詭言有子在別室不知公已

審矣癸丑按浙江浙藩倭而直海副使及叅將皆

東居寧波西不得顧嘉湖於是奏設嘉興兵備與

海鹽叅將畫地而守之乙卯遷大理丞少卿尋以

僉都巡撫湖廣大工興取材于楚而楚饑公疏蠲

賑採辦亦集丁繼母王憂服未闋起佐院陞副都

侍郎督撫浙江時倭寇閩公命備溫處比公至賊

亦至盡殪以歸先發故有功也賊在沙埕公約閩

夾攻而失期諸將欲遲之公曰彼得風揚帆去耳

急擊勿失既捷再賜金幣方是時浙人始稍息肩公乃定兵制為浙東西舟總六步兵營八奇兵隷標下者二約曰寇至邀之海上受上賞併力于陸者次之小至水陸兵夾攻大至標兵盡調戎伍益嚴而歲省餉二十餘萬徵科始輕其年陞右都御史兵部尚書協理京營乙丑總督宣大賜金幣麒麟服罷其不任者總兵一人參遊十餘人虜犯西陽河入鎮川及施家衝三戰皆捷秋黃台吉南下公鬪之自陽和一夜馳百八十里至東城虜溥城

下有錦袍金鞲者一人来搏戰射殺之虜號而去衆欲馳之公曰止虜失利當不去也可備居庸明日我兵抵關而虜果至見有備去其年入為本兵加太子少保資政大夫公故病胃用事南北益甚會上新立未敢去久之益劇乞骸骨歸俄復召掌南臺命及門而公逝三日矣遣祭起墳贈太子太保任其子配王氏封夫人子二居敬即任子居仁殤余觀公在宣大時條十事論兵耗不實京營條七事如實伍裕儲練技皆至計至論漸入事言督

撫與將帥同賞乃有贗功與將帥同罰乃有擔罪故僨事則將帥之罰宜厚論功則督撫之賞宜薄夫公身為督撫而抗是論可不謂忠哉公余同年也來徵銘余于衆中持營議未決今余益思公銘曰兵者危事孰圖其全公歷戎行久而愈堅南淨滇雲東清海壖北懾裘膻狼烽不然衆蠻戎符一本樞權數籌與綸厥伐懋焉赫熹寵命光于新阡

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瞿昆湖墓誌 代李石麓師作

隆慶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致仕瞿公終于家 上命所司議
䘏典贈其官謚文懿賜諭祭命有司營葬子汝稷
以太常陳君狀來乞誌公諱景淳字師道人稱昆
湖先生蘇州常熟人也高祖某以仲子貴封武選
郎生欽欽生柳栟生國賢國賢娶秦氏生公公為
人恬愉悃愊其貌孱然中洞了絕倫守節無所遜
鞠躬君子也十月能誦關雎八歲屬文十歲為諸
生甚困嘉靖癸卯無錫華公攬其文于蕪中異

之始舉于鄉則年三十七矣明年試禮闈第一奉
廷對第二名振天下天下嘉華學士知人釋褐為
翰林院編脩戊申知　制誥壬子奉命授中人學
癸丑滿九載遷侍讀壬戌進侍讀學士總校永樂
大典會南京祭酒闕以公為太常卿往乙丑擢南
京吏部右侍郎攝禮工二部丁卯　今上以禮部
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徵公登揚州病不進乞骸
不許會立　皇太子贈大父父如其官贈大母母
封配皆淑人又録纂脩永樂大典勞加俸從二品

戊辰如京師而病益頓疏再入得歸始鄭王上書諫　肅皇詔繫王王其世子公副恭順侯吳某冊之世子拜以金不受餉公公又辭吳亦以公故無所取而　肅皇方怒鄭事陰羸之吳已聞大驚曰微公且得罪公曰其時心知其不可未慮罪也是時吳越被倭久而嚴相與胡總督善曰胡材辦此顧吳人善毀多言賊勢張賊何遂如吳人言公曰其從新南來見賊公行境上民竄匿不得休又曰夜苦徵發冀一日賊退偷視息豈好亂哉假令難

未已上問誰舉任胡者於相公何如嚴相色沮然心寔韙公其在南銓屬吏張某數撓公無何大赦群吏人謂張且罷公不肯曰憎吾私也黜陟公也吾不以私害公公居南未嘗以書抵政府迨從維揚求歸自以不得入言當世務貽余書曰今天下稱平宜專邊塞之計廣招材略令在朝各舉所知雖草野豪傑可羅而致之不然卒有金革之事孰為天子用民生之不安吏不戢也頃汰黜幾盡然治道去太甚錮人盛世非悖大體夫尺有所短寸

有所長隨材畀官誰不可使必求其全位皆可虛書累數百言嗟乎公雖不及秉用亦可睹矣公初以毛詩進在翰林又研精于春秋為文雄渾深美常依于正不雕琢而成尤長于制科國朝二百年推長洲王鏊毘陵唐順之及公而三始泊棄于時心自好不變及遭時妙天下海內學者不敢損益一字師心不阿與聖冥合甚哉似其為人又善以文知人分考會試者四主南京鄉試武舉會試者各一所羅多名士雖不肖亦厠末行嗟嗟方欲奉

餘教從事而茲已矣銘闕

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竹墟屠公洎配淋人陸氏章氏合葬墓誌

余嘗慨古人不可作乃於鄉目兩居公兩屠公者簡爾依日月之際成貞亮之勳載在國史竹墟公中廢蘊璞自珎即客游有未知余安能無言公諱大山字國望高祖子真曾祖瑜瑜子潚渭潚累官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謚襄惠而高曾皆贈如襄惠

官渭生偁是為公父𥹳庵公父祖皆贈如公總督時官毋王贈洪人繼毋陳封洪人而加太云公兒時為襄惠所竒十二而喪王毋明年陳毋来又明年而𥹳庵公卒即齠年稱孤子顧自負就里師吾伊不絶二十二舉于鄉明年成進士知蜀之合州公至州召問父老盡得所為陽橋狀者次第劃之豪咋舌神公而鄉聚閭人人喜屬使君活我也城當瞿唐口水嚙之且壞公手重石以準役夫率辰至酉匝月而隄成已遷南刑部員外郎郎中出知

吉安府王尚書子亡賴　公廉狀核也剪其翼尚書子用洗行稱儒生王歎曰吾則子而屠若為之父德公不輟已副按察備兵徐州徐有盜負嵎吏亡敢何公覘鼓而覆其穴小吏某者甘司空里子也以爵公而贓敗甘望之會有盜剽上供金甘持使者失盜不可以還官公是以在徐八年已參山東政按察廣東轉山東右轄闕左轄時甌寧李公方祭酒南都有嗛於將樂令也屬公斥之公不懌曰夫吉安能委蛇貴人意也顧薦令越三年以副都

御史巡撫湖廣苗吳氏許氏擁衆起公會蜀師貴師擣其巢平之賜金綺於是李祭酒驟貴入為太宰用將樂令故吏重公推工部右侍郎而袁州子為政耽耽也曰何物屠丞吾所為擁甲盾作茶壘峙門行酒胡為者丞不吾識耶嗾御史劾公以故職撫湖南協理征苗而會河北盜李邦珍與其妻馬三兒以妖術起公遣應山令葉震首鹵其副遂馘邦珍滅之御史胡宗憲賀公曰吾為公上功此足以塞袁州口矣公謝不肯久之乃以兵部右侍

郎無右僉都總督湖廣川貴軍務苗有龍阿仔為患全楚騷然公命叅將孫賢啖其黨譚細奴者而獲阿仔以歸盡殺龍氏他龍氏又盡殺譚氏苗悉平官細奴為百户於是時公回翔楚中久矣而李亦再入為太宰復以南兵部右侍郎推袁州子益恚曰李輒入輒推屠若固樹之我固推之會倭溥姑胥急則又以公仍故官提督南都諸軍事夫公業總督矣司馬矣而南又提督也袁州且甘心公何論格我公指天曰國家不幸有事臣宜死舊益

力夫何而南臺省文劾公逮詔獄且坐死　天子

方坐西齋從容與陶仲文語仲文能言楚事此忠

計臣不可殺　上感其言手批趣赦公時漏下四

鼓矣公盖素無慭而冥冥有拯之耶公得歸翛然

耕東海上時游酒人曰主上至仁而活臣猶戴齒

髮侍諸公飲敢忘　上賜優游于遂初堂者二十

五年而視柄臣敗又爾受恩詔還冠裳也嗟公經

營天下三十餘年骯髒磊磊而不盡其用若此元

配陸淋人者大司冦康僖公從孫年二十歸公善

女紅諸娣常傳相駭曰是織女機中物身出甲第而茹淡衣素侍姑疾手湯炳扶掖醇謹乃爾繼配章淑人翁州望族亦以二十歸公能讀孝經內則精女紅旁及家人産靡靜儉恭公督湖南時苗帥冉世蕃求代父行金寶于公家淑人語畯曰而父簾苗安得溷我叱吾訊諸官苗踉蹌而遁此淑人之志也世丈夫顧晝攫宵乞豈不愧哉公生弘治庚申卒萬曆己卯年八十陸淑人歸八年卒于合州為嘉靖乙酉年二十七章淑人卒于某年得年

若干子一即本晙刑部檢校章出娶甯理黃伯康
女女五一適別駕毛思聰一適包貳守梧子諸生
仲岳陸出一適太保聞莊簡子太學生思治一適
舉人金章子太學生鳳翔章出一適汜少司馬欽
子太學生大冲側室陳出孫男一惟霖娶光祿監
事聞繼美女孫女三一適大學士余文敏子廷梓
一適柴方伯涞子以鼎一許不佞子泰淵先歲已
卯葬公陸淑人于江北原兹以章淑人合沈一貫
曰余于唇公晚嘗侍公未談生平公既没晙始補

綴以為譜余君房為狀王元美誌長卿傳倪廣文遺事猶不若公臨終自贊數語語曰斷念斷意混元合炁外緣蕩滌內景寥闃寂照煌煌無隙可覷天地勿違神鬼盡避禪邪玄邪通性命之故返造化之初八十年之力盡是矣公生平無疾言遽色門無雜賓室中無長物初庇先人廬燬不能復厘葺東北隅自敕出入行瓦礫間狀循偉嚴肅下臏長鬚如神明而里中孺子咸附愛如父母於人無所不退讓而不可得其一言之譽施舍無所吝而

不可得其一憒於有司嬌然終身而不自表白陰行善而不言功不噍呵而使人嚴幾有道至人哉故其自贊若是而人莫之知也嗚呼是人不可作吾安師士未有不植本深而閎建竪者也而今之彪炳翰墨間者皆華葉非其本其稱本者口性命以爲高余闇至人之游惟恐人之名之也而逃之深是故無得而名焉是故余之志屠公也異于諸子不干可名之名而干不可名之名雖然屠公而知余之志也不將吐曰是子亦多言哉

南京刑部右侍郎敬齋張公墓誌銘

有封若堂於碩穀山之陽者故南京刑部右侍郎張公也一貫追而志之公諱岳字汝宗別號龍峰世稱敬齋先生家於姚自宋禮部尚書丞子萬始高祖廷玉封承德郎兵部武選司主事曾祖時澤中憲大夫潮州府知府祖萊衛經歷父恒封朝議大夫雲南左參議母蔡恭人同產三公居仲以禮記魁戊午浙江明年舉進士授行人奉使慶藩摽百金之贈弗受滿三歲以高等給事禮科巡視庫

藏發乾没之奸進刑科右而暨盛者從　肅皇興國来奄也遝寵没利盜香貲鉅萬以火閈公得其實抗劾之時皆危公而　肅皇神聖杖其黨九人暨雖舊恩猶杖六十戍南京中人靡不目公者公又上六事曰議宗禄訪真材止開納覈部差遏奸究辨誠偽所謂辨誠偽者為時宰華亭公方講學而巧宦者徑焉故斥於是大司馬楊公杜門埽軌辯　上匆間已轉工科左清節慎庫摘都水郎奸事又上書言館選宜每科一舉册封恭藩秦王雖

莊公之議宗禄也有加禮公謝如慶藩將復命京師而忌者畏公口遂參議雲南公便歸爲二尊人壽之雲南雲南產黃白金吏倚上供爲奸公首斥其樣銀而按其不法勒石爲例大理僧有釣淫者至中分民室公發屋關地得而寘之法苗鳳繼祖負險自固官軍不能克購之傑首自歸而將士掩爲功公不可爽懲其信久之副使江西飭兵于九江九江猾吏又多盜公至則胥與盜通也悉濾之行部至安慶見士有饑者勞之曰吾欲用若命而

不支若是不虞脫巾乎為之調食而簡銳然後下令創鷹船廣偵伺計掩覆自富池下陽磯商旅夜行尋奉勅督上江漕廠禁補造議料價嚴程限均派編漕務為清番盜李天爵者剽淮藩業世之珍捍星子戕尉令公語楊守備曰是可覆而取也扼諸湖而陸設覆以待擒之　上詔紀錄且弁以饒廉諸道捕馬所得廩餉多封遷廨藏有張氏無名錢百千緡安慶指揮張志學儺其守查志隆以兵圍之急公曰需事之賊也我急往而徐圖之易蓋

成師以出是一其貳也挺而馳乘城矣公詰之故
且告之撫衆始稍引去其不下者給之饗因擁與
出及衢而驛道黨知敗始鳥獸遁巷皆柴無可之
悉縛　上賜白金文綺已參政廣西故人德公者
以三千金邀諸途公郤之宦粤者倚辦經紀因而
齮齕人守令非敢問公按如法俄罹父憂再補廣
西改河南而有裔際時之亂際時劇盜以白蓮教
部衆將髠宛公先期警衆往潰之撫臺欲當盜族
公力爭所全活千餘人論功擢太僕少卿改大理

左少卿旋遷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時長星見尾箕而金陵諸僚謀止江陵相勿奔喪公謂屠祭酒曰楚少年固狂也老大者亦復爾邪乃却奏弗署而獨上疏謂臣子于君父等耳元輔受國恩誠重而父死不喪謂天倫何臣謂奪情為權奔喪為經宜兩全勿偏廢不報而一時諫奪情者盡重譴南御史朱某抹之削籍公餞之江初南中撫院湫甚公捐帑拓之而江陵黨因引以詆公遂鐫一官外補歲己卯仲子集義舉于鄉江陵恚彌甚欲錮

公而其黨與公先後為操江者遂托鐵事傾公至
閑住矣江陵亡人始交薦公參議四川俄為太僕
少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虔南軍興素
饒懸千金以待有功而後官鄙常沒為私公盡裁
之又覈掊尅之臣募銷兵名而不知變疏言之
上皆嘉納地多火又惡虔公創玄帝祠以填火而
躬祀以禳虔有減火渡虎之謠王文成之填虔也
翔精會時屬士民飲射讀法其中公踵行之俗亦
隨化甲申以左僉回院首陳明良交儆之謨又條

政要四事乞録忠言銷冤憤於是張大司馬去官而劉光禄臺録子言官生色已進左副都而經始壽宫言者欲改卜引公為重公因發憤直陳多忿激譏刺之言於是有南京刑部右侍郎之命公不往幡然歸里中歸則與諸先達巾車棹舟為汗漫游奨予善人及群從之好學者不復問世事矣公為人孝友天至嘗婉娛太恭人太恭人安之家有遺田若干畝悉畀昆弟與人交無少長皆顓禮袍布韜單衣規之置田産為子孫計公笑曰幸有田

一百畝足矣所著有性善解太極通書等釋周易辯疑行于時旁及天文地形相卜琴奕之屬多踰人者歿于萬曆戊子壽五十六配王氏累封恭人生四子長體仁娶周氏繼胡氏次集義丙戌進士三為華亭丹徒常熟令皆以才調娶胡氏行太僕卿維新女次約禮辛卯舉人娶管氏次近智庠生娶周氏一女嫁中舍呂公采子庠生悅六孫夢龍夢麟集義出夢松夢獬夢桂約禮出祖廉祖直近智出夢麒聘丁氏春元履泰女餘未室一女孫壽

體仁出未字公所際三相公有辯矣而公皆齟齬
吾何以名公哉余讀史至唐子方呂獻可世推其
直諫彈金陵當矣何乃及文歐兩公豈親見兩公
尚有所不滿抑賢人得它山之錯益賢邪余謂名
諫臺與賢宰執不必悉比同無是非以水濟水誰
其食之且敢言之士遇事輒不忍忍即不敢此汲
長孺所以得戇稱也嗚呼是公其中皎皎無私真
足多者安得起於九原銘曰世人皆汶汶没于利
而公獨不以利淫世人皆跋跋屈于勢而公獨不

以勒侵嶠英稜披䓁䔮駕風雲之上而恥與俗尋
是山川之特造化之㪅古也非今使公載耆載考
載順戭蓰元氣其斟㬊短業韜夜沉沉我銘其䏈
懷夙欽

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按察使李于鱗墓誌

銘代殷棠川師作

余歲已已誌于鱗大人墓才一歲爾復誌于鱗悲
夫夫于鱗豈不隆隆乎勝流耶即千載我知其猶
今也于鱗李氏攀龍名父贈中憲大夫知府寶寶

父端端父禎禎之先長清人家歷城自清始端端以
貲雄于鄉鄉人至今有伏臘祠而父實為德懿王
典膳娶于郭生二子繼室以張生于鱗及二弟其
父卒時盖母張年二十七爾茹荼以活諸孤至壽
考封太恭人語具余前誌中于鱗初太恭人夢日
入懷而生九歲而孤又九歲為郡諸生廪焉當是
時則所刺非時師訓故語人相與號狂生生自謂
非狂矣庚子鄉薦第二人甲辰進士第乙巳疾告
丙午還京師典順天鄉試簡拔多隽髦丁未授刑

部主事三年陞員外郎明年遷郎中其爲刑部有邉將觸法不至死當是時分宜公子粥其獄不售必寘之辟竟不能奪之于鏻其後邉將果大著勲伐矣癸丑出守順德順德無留獄部使者至才一日讞罷使者嘆曰太守安得不究若此比三年有十數冣書擢陜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所風士又多下鏻爲人素羸不習西土西土裂後時時動揺不已心悸又念太恭人思歸矣會中丞某以牒來責文遂敖然發怒曰余而胥史耶而簡易若是遂乞

骸骨故事外吏無病告告即罷不敘時銓部才公取特旨亍告病已且復敘以異日何仲默例例于鱗異數也歸構一樓于華不注鮑山之間曰白雪樓于鱗為人高亢有合已者引對昏旦不問不合輒戒門絶造請數四終不一見之亦不自駕請謝其樓居獨所與為總角交者余及許長史殿卿四海交則王元美徐子與吳明卿數子往來觴咏其間凡十年所今天子用言者起浙江副使二年遷參政入賀過家覲省太恭人尋按察河南載太恭

人偕越四月而太恭人卒于鱗哭不勝六月行澍雨中持喪歸初于鱗自關中歸慶邁奇疾不死至是人憂其死孝亦不死小祥漸平無何再日病而死歲庚午八月二十日也年五十有七所著有白雪樓集他詩尚若干首未出或問殷子曰王子曰律至仲默而暢獻吉而大于鱗而高要之有化境在古惟子美今或于鱗雖于鱗亦自謂擬議以成其變化矣于鱗信才意不至所稱乎殷子曰夫親見楊子雲者肯信桓譚之論哉余嘗謂于鱗椎渾

逕迅掉鞅于詩壇雖曰擬議盖傳會龎襍若獻吉輩者乃能不為獻吉輩者然于鱗方且痛人詆其文辭相矜不達于政游刃引割所至弦歌亦治操槩凜潔耻為色澤稱其為文于鱗有以死哉于鱗妻徐氏封恭人有二妾蔡氏盧氏所生三男一女駒娶曹氏女繼娶應州知州馬應奎女采殤馴所聘即許長史殿卿邦才其名女適永清丈訓導之子芹獨馴盧出他皆恭人出駒有三子二女鴻仁聘進士于某女鴻儀鴻儒俱未聘女一許舉人王

見賓之子衡一後公七日而生嫁艾氏者有外孫曰維高駒卜某月某日葬公于某山請殿卿状来乞銘駒也亦才竟其所之可使千里無契需銘曰爾祖有言死而不亡豈于鱗與吾生有涯知也無涯欝而爲書剞劂巧利滌濯滓垢追趨古初大者天行雲盤星迴小者綺疏績舊彌新忽入倏出霍然霧除赫赫厥聲施于當世海内寡如豈惟文章以緣吏事閲試弗理入掌庶獄出典大郡柄文持紀書獄獄平治人人安風士士起鴻飛冥冥羅者

不忘思儀其羽曷篤其生曷嗇其成不遐錫祉璧
傳士林斂窆斯藏永憑其里

户部雲南司員外劉見台墓誌銘

今天下所尊者進士科不可以地得自海内稱望
族厚貲籍者乃用他途進索父子伯仲趾相錯于
賢書者或數十城無有於蜀内江劉氏乃多顯近
事諱望之者歷大理卿累階正議大夫資治尹其
二子翱亞中大夫吾浙江參政持憲視海翻奉政
大夫户部員外郎令正議老亞中獨懋而奉政夭

造物忌全耶亞中謂余余仲君同年友可無銘哉
奉政者字仲翰翻其名正議為杭州理始也以嘉
靖九年三月朔張淋人誕于署中九歳屬文明年
補邑弟子名輒與兄齊戊午舉鄉試第二人人曰
劉生實第一御史治他經後之耳又十載而第戊
辰亞中後之發先之至君成進士則亞中為御史
行畿以北郡縣而君得滑令與亞中藝燭而論理
亟畢一事輒手籍旦而溢緘縢其澤思如此之縣
輒有聲右文左律惠民威吏邑多權貴人相戒以

為劉侯法不可嘗毋憚歛手盜發跡捕則竄籍於獲嘉伍中為獲嘉隸河南滑不得問也君度可下者下之不可下輒以他事弋之莫能脫部使者劾君狀凡七入曹稱三輔第一而當路有所惡發怒于君竟貳撫州父老道呼曰安得我公而以撫州去也哭祖百里鐫其事于石其徃撫州會守與令皆闕左右綬而治日出而入郡堂柄庶紀日中視邑事延問疾若議興罷日入而脩丞業民歌之曰令而令守而守撫州父金谿毋而又檄監他郡縣

寄道里為治人爭質成晸君者章又五上于是聘
哭子者三一男子名承祥年十三兩女子皆免齓
而一歲夭所字靡遺矣慘慘傷神主爵以君瀛秩
階奉政大夫俄被徵為户曹郎不拜請告以西至
萬縣與周宜人訣曰以腹子累矣又曰故里在望
膝下為遊吾不獲從而蜡也命矣遂卒越七日而
周宜人免身子也名之曰承元奉為喪主與養子
某輿而歸春秋四十周宜人資縣人光禄卿冕之
女有長女嫁諸生鄧應鰲同邑憲使林喬之子亞

中為余泣也嘗偕之塔洞灘幾覆舟而仲不恐予爲五清祖請謚屬之草奏不再削而成大人分諸子財予寓書仲以故業業諸季也報曰甚善畏大人不以宦游貧而與諸父分世貲事在耳目令吾仲八年于外而無二畝田妻子庇舊廬吾仲素豪比仕折節治官吾以爲遠顧不遠悲夫銘曰劉於蜀中山駒龍種千載猶權奇當轢揉轂世所推脩能促景捎道擿七日來復天可知無憒枉魄昌其遺

戚畹驃騎將軍都督僉事沈坦庵墓誌銘

自一貫舉進士鄉先生官京師者醵而觴之知有戚畹公居京師十有三年歲時必相造生習其人死而銘其幽公字于道至其名號坦菴父九鼎錦衣衛指揮僉事贈驃騎將軍都督僉事祖彥曄贈如九鼎官曾祖宗南京欽天監冬官正高祖壽之當國初時為陰陽正術世淅之歸安人歸安古吳興沈之望也自冬官始家金陵然常往来若間雖戚畹公猶生歸安公之貴以父父之貴以皇貴妃

皇貴妃者公女兄也　肅皇帝八年前星未曜選
良家子貴妃入大見寵詔九昂為錦衣衛指揮僉
事賜甲第無何九昂卒長子至馥於是公生十四
年又三年擢指揮使又四年為令官封毋顏太夫
人太夫人持家嚴動以矜侈為戒公出入稟而行
與季坐愛課以詩書躬騎射躍馬為驅曰　天子
好文吾家憑藉寵靈恃粱刺　肥遭也有如一旦
誅匈奴誼當先騎縱彼絕大漠斬獲旗鼓者非肺
附人也坐是以盡力與武科歷署指揮僉事管錦

衣衛南鎮撫司事兄弟並列禁近　肅皇帝送祀
事　郊廟陵寢必遣公戚里莫敢望素無病迺五
月十日小苦邉再一日卒享年六十而在朝列者
四十六年夫人掌錦衣衛事後軍都督府左都督
陳公寅女早世無子更娶錦衣衛都指揮胡公恩
女三子承謨承憲承烈卒之日季君發篋中惟賜
物無以具稱亦足以見公矣時皇貴妃尚無恙令
皇帝篤念懿親賜葬西直門外香山鄉祔其先公
祭三壇銘曰金鵝鳴沈氏興千有餘年若水清有

婉一人歸紫庭外家抑抑寵若驚無人驕肆皇澾平為君摯見諸明靈遣車一乘禮不盈天子念故祠幽城白日不啟藏斯銘

錦衣衛管南鎮撫司事指揮僉事沈對菴墓誌銘

萬曆乙酉春葬對菴沈公于香山鄉初公之葬其兄坦菴也予銘焉而公之葬祔公名坐字于堂先吳興人高祖壽之曾祖宗祖彥暉世掌天官居南都父九鼎娶于顏而生女為　肅皇帝貴妃九鼎

為錦衣衛指揮僉事賜宅長安卒長子至龍終驃
騎將軍都督僉事則所謂坦菴者公其仲而後于
伯父杰慷慨喜騎射頎一當行間為　天下北擊
胡凡太公穰苴兵法及占候家言皆涉獵焉弱冠
游武學舉鄉試而上司馬門者三不第戊午東方
益急詔發良家子公出私財募蒼頭赴薊門王中
丞九月戰界嶺口斬首一級授鎮撫十月大捷于
清河戰露布請闕賜鈔幣進試百户明年虜入潘
家口射斃一人實授百户世龍朱太保領錦衣衛

舉為西司房理刑領緹騎君察長安持大體無縱爪牙三載進副千户公雖左鞭弭右櫜鞬而篋中皆圖書比隆慶戊辰第會試出蘭谿徐公魯源門魯源當世名士故士大夫亦以此名公進署指揮僉事掌鑾駕庫又二年管南鎮撫司事故事鎮撫諸衛尉謁大司馬與錦衣帥禮均時大司馬由蓟鎮入稍詘諸衛尉諸衛尉心忿之不敢言而獨公言卒免官庚辰哭其伯氏明年皇貴妃薨又哭之曰坐七歲而孤成我者兄也幸肺附典旅被榮寵

者皇貴妃也今皆已矣吾何以堪鬱鬱成疾至甲申嘉平之朔卒壽五十七夫人廣寧伯劉公泰女先卒子二長承宗當襲常從公瀋家口有斬馘功娶定國勳衛徐延續女次承官娶錦衣衛管衛事都指揮周京女孫男一子中孫女三未字狀國子博士陳君泰來所為稱其感槩亢直似烈士約已折節似儒力戰顯功名至捐其家貲晚齎志以沒無長物居處服御不類它戚里終不以外家望僥異至扼腕王中丞帶泣下義士哉余嘗感范蔚宗

之言人用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以衛霍膚力之日竇憲思鳴之時而念空朔庭奔稽落本末何遼絕然卒之為漢虎臣抗旌絕域用不用之效也借公而遇合　爾皇寧可知而竟以衛尉終也雖然恂恂行義蹈繩持式增光皇貴妃之世則衛霍遥之何竇之云銘曰援旗擐甲與乘堅策肥軼難而公不憚煩古者歌北山今領為　天子死邊吾是以知聖明之材雄而戚里亦多賢也嗚呼來者觀斯阡

武邑知縣封奉政大夫祠祭郎中鄒龍巖墓誌銘

夫士惟無志志立則朝受事而夕拜其賜需時先後我余觀餘姚鄒先生可誌矣先生諱名字仁甫自為諸生有大志藝精出入上嘗試為入邑首而久不遂晚以貢入則其子學校為儀制主事矣會天子推恩先生當封而不肯受曰吾亦有志也遽以子官開我我乃謁選得武邑尹既之官三月上疏損其社疏略曰武邑民幾五萬口而地止四千

頃地少而鹵民多而貧乃有二十五社夫社多則賦多而不能給臣按此縣棗彊地三於武邑南宮兩之新河溢四之一皆肥饒而社不滿二十五率四百頃一社耳今武邑社不能十頃少或五六頃以五六頃地而供一社之費不疲何往請比慶都南樂例損武邑為十六社稅畝不減而少弛弊餘之賦民其有瘳焉疏奏戶部言　上許之又減其巨戶四之一其說曰縣故巨戶四百為三等取盈於上則民實不中貲爾縣盡於下矣今酌經費可

減爲九十户户無上上上中自上下差降之三年而更率三年役一年民又稱大便先生既爲武邑議興革問父老尚有苦乎吾爲父老除之父老若驛傳先生省其賦計驅僧以佐費而官顧役以充父老又苦盗先生申保甲十條有大盗逸界中輒得之監司下其法於諸邑其他簿正諸冗費尤多蓋在邑歲餘而省金二千皆著爲經制云一日又問父老尚有苦乎皆對曰無有先生爲一笑既而歎曰吾若羸疾自爲令俸月減一分所以忍不去

為父老也父老幸無恙無恙我矣即請致仕而上官持不許會朝闕下遂上書解綬歸就儀部封已加封奉政大夫祠祭郎逍遙林壑之間甘糲熅布顧獨不廢勤也貴官人非禮不見邑以鄉飲賓之不得已一往已則康訓學柱以廉蓋直方君子云士若此復何慚於聖人之門哉鄒氏宋寶文待制忠公浩後世居樣山宋季有諱森者始徙于邑之鄧家巷五世而生彝彝生相相生瑞善說詩以儒士十應鄉舉不第娶蔡襄陽欽之女生彥彥亦治

詩娶于朱是生先生朱夫人祝先生彌月卒先生長于繼母符自正德丙子距萬曆戊子享年七十有三配丁宜人縣學生下公介女子二文柱府學生娶金文學玄女學柱戊辰進士雲南按察使娶陳公如賢女封宜人銘曰士固有志靡靡者啞誠脈于治一割必奇軌即清途不黙世資誰其食肉闕此愍饑嬌嬌鄉先赴其素期屢周民瘼朽骨生肌介直以勞為吏人師稍試輒收固未易知昌其辭君誨之不淄我懷伊人如璋如圭雖其瘞之江

山暉暉

晉江孝義先生吳公墓誌銘

孝義先生者何吳子龍徵父也吳子守侍御三年制當官其親而不官者何未成考也曷而未成考吳子有東之役制當請闕滿而病告未克也吳子將宅其父而求名不得戚之矣雖然何憾先生既以孝義顯奚必侍御然後榮況侍御公所有哉余從民望私諡曰孝義先生而銘之公諱喬栢字子秀別號守素其先蘭陵古錫梅里人有彥博者至

元中為泉州路照磨因家焉派為六宗公晉江僉
邊派也高祖遜洪武間鄉進士遜生禧明官九江
湖泊所是生榮壽公思孔榮壽生毅齋公海是為
公父兩娶有六子喬椿喬松喬檜及公皆林出喬
椽喬柟繼方出毅齋公以倉遇貢海縣重改占邑
中高嘗為魚鹽祭酒生公十九年而歿伯僵蹇公
倜適時乃娶黃孺人公倜倜謹事諸伯俛而撫拘
朝蕃殮而夕量餐念兩大人未就土而伯氏遇貧
病曰是在我乃盡黃孺人裝買城東高敞地身負

土先傭作夜則馳歸鑄斤攦求稱爵為旦日計適三月而就將穸伯氏尸虞酹酒而已又自作倚居于塋之右十觧火然後歸人指點石壘壘山嶁者為孝子碟亡何喪方孺人不煩諸季謂季無以資也公誼温厚于伯季我獨天性摯于人倫無二心孺慕奮前力以義涌恔恔為有財矣兩伯及兩季皆無樹類獨仲檜舉一子曰榮徵苦繼毋年十一遯去猶之乎煢煢耳突盡如掃泌泌視公瓶中粟至于伏腊䡅俎及里甲輸攢而倚公公有卒而辦

者有期而貫以共者總之不賴昆弟即里人不知毅齋公有子而六又怪公不能作黃金而徒手豪也伯椿年八十在牀公亦逾艾矣猶躬煬竈具漿融松中夭檜死于酒二季皆先公歿公所爲生死事悉無憾榮徵既逸公跡知在始興有子晉譎晉鬻俱補弟子員大喜日夜圖其歸曰余夢寐睇子自始興來也橡有女二公咸覓遣之乃尤异者伯病肺公亦病肺伯痛公亦痛伯瘠公亦瘠伯瘵公亦瞿然人駴而爲之語曰天性相屬睬吳叔即二

三同氣靡不心德公至祝後身出腹中也鄉里嘗望廬質成公根本分明之各意得解去吳叔一言立辨令季路不死可不謂情信移人之亟哉嘗過錦亭獲遺金稱病邸中也有譁呼傜傜然來者曰余售田二百鏹而斷免余病婭楛也天棄予哉公笑曰子免吾病者也舉聾擲之人謝以半公曰是不使余與若子獨半瘉哉掉頭而去之辛壬間倭大訌泉人乘城闔奔者流為餓莩公負郭而闢啼輒餽粟下食之寧身乞憐以充曰家不炊猶安居

也孰與是愜者哉二事具旌善扁中夫公起落落
窮巷為生難而靡取豐施較然立大節非性好之
安能浮矯為也哉後聞師序長言之監司郡大夫
賓之以酒孫直指署其行于郡若縣之旌善亭曰
齠閭純孝晚篤友于盖實錄云泉之旌善自國初
逮公再百而以中丞沈直指表以禅楔總先朝朱
則文等合卜五人額其額曰孝義德之門行則旌
滕庠以徵後之脩乘者焉公二十九始舉侍御史
十年舉次君晚矣然不以愛弛教夕試誦通喔嗄

與夏楚錯施旦令就外必求名師友苦筋力奉之一日從所親北游燕冬夜鼓篋以歸詫人曰贏無莫矣人意吳叔居奇貨發勝則有家言皆笑吳叔老而悖生還一錢而望其子以語竹起公不答舉讀授侍御曰兒為乃公鮮朝夕跡書侍御舉于鄉侍御雖遂而公程督猶嚴然躋登進則無幾微色喜進止固有時耳居常誦李仕譔之一言曰進德循貫鳴已獨知之人無知乎此乎為德非望報愧自足耳使爾異時服官無作斯稱道義爲吳樟家政

而日從十餘公結社稱洞外田叟倒尊罍訃陰晴以為樂比病革以二篋授火中曰此吾家所有可勿留也蓋折券云又手其牘示諸子是若輩冠我也若輩無負此時庚辰八月晦年七十三侍御以公殁之三年成進士讀秘書為今官龍徵名次麟徵郡庠生女二長適陳敦遠次適楊日焜俱前殁皆公經紀其家龍徵娶曹鈺女生三子五女麟徵娶陳珂女生一子三女墓在清源山負艮揖坤以萬曆庚寅十一月十七日葬初癸未余得吳子于

委巷中吳子負奇氣而視其人峈峈凛于道義則
公之教行也公不死矣銘曰嗚呼有吳延陵崿舉
金贈披裘國梢瀓屐既銘杏壇乃蟠梅里有遷来
閭復其德矩維孝義生身涼行俱莫父與母子而
封樹有伯與季歸焉楮柱禍王自貴纔經自喜金
屑為病予胡給賑羃短足伏咮臟是响履財之慈
厥慈莫圍困欺瞞漏爰馨戴履布衣棹楔貌名後
紀孝弟神明仁人世滑余非尼父載銘吳砍

郝廷符父母墓誌銘

郝國寧延符有其曾祖祖父三世之葬在都門南嘉靖間城爲郭而葬入其中於是延符奉其母之喪自梁来不敢入國門以與父合改卜地得東去十八里曰通州安德鄉之原者將以十一月廿四日合方延符舉萬曆二年進士也一貫實任之熟其世延符父威之沒于癸亥久矣而京師人至今求威之蓋威之世受醫續斷骨非人逐與馬傷則求威之故延符雖舉進士而旌其居猶曰威之比不死也威之有士行十四而喪其父如成人母常

病人謂疾易染少自愛君謂即染死不失為子即不染幸不死不可以為人竟百餘日不去亦不染死母趣惟君與婦兩人侍母曰吾嘗謂此兒弱兒不弱哉其為醫吾以術輔仁有關者死邏執其人去君診死者可活也邏好功吏恐君君正言曰活一人得兩人之命汝不欲我幸活其人又一少年舞刀刺人腸流出于地君徐而納之加善藥踰月而兩少年來謝曰我輩公子也君有上醫之心故名流于遠太醫人者郭姓天津人父郭公聚以郝

君才而女之自爲婦輒代其姑稱孝敬姑有女嫁
劉鵬而甚憐太孺人每進食必羸虛寮于旁姑所
嗜則饋焉太孺人少小姑數歲爲嫂終身不敢與
小姑齒延符屢不試毋必慰之其試也毋更憂之
懼延符娠甚不可以爲牧延符一爲吳稱爲
封丘而皆以翁闕太孺人可無懼矣郝氏本太原
郝鄉人學士經仕于元自潞安徙北平諱思信者
有寵于 成祖賜名普常是爲太醫正骨科始普
常生班及琳璫 英廟時以醫至錦衣百戶琳至

院判院判生御醫榮御醫生儒儒娶陳氏有二子鋭鑑鉞鉞則成之也弘治戊午生再年六十有六廷符遂時君已卒而又四年贈今官又二年為萬曆九年而太孺人卒距生戊辰得年七十有四廷符惟一弟早死一女弟適李仁仁以是年死而太孺人甚念女故不起廷符娶鄒衣楊裔女封孺人子曰瀛京女一許嫁進士涌鄉子未許嫁者二人

銘曰燕之有郝原本學士齫齩蕃衍彼國史韞櫝奇文表廷代祉澂涂協引補天列理變蟹贈君

服此善技不寧惟德亦淋其裏貽厥燕翼休復世美于歸大陸隱轔轕嵒奮榮隤祥方滋未已

蓬溪縣知縣累贈奉直大夫都水員外郎賀公墓誌銘

楚賀君幼殊為都水郎時辱臨不肖使其二子問業二子恂恂疏布所師余鄉人言賀之庭訓也賀君謂其子吾為汝伏謁太史公製一緡退必篚之毋揚揚壞我家法夫賀君世家二子綺歲而歷歷若此昔劉珧不以肉食食其子賀君似我余每誦

以誡余子云既賀君仕至臬使從滇南訊余曰先予葬二十有四年而未有珉請屬予公諱表字君立其先趙宋王孫也家湘潭入元有八十七郎者贅賀季家遂冒姓至應紳從湘鄉又至奉直大夫濬入國朝濬生從政知鶴慶府沒而祀鄉賢名宦兩祠濬以其貴稱奉直云鶴慶生引禮官元嘗為掾去之稱隱君隱君娶張氏生公十七而補弟子員督學楊使君文卿余鄞人也於長沙獨才公與益陽夏寶夏上第而公亦舉甲午時湘鄉之士希

遂者公得舉傾市觀之以為旌復困春官癸丑及長君計偕復北而謁銓得蓬溪蓬川之瘠邑也又旱賦不可辦而使者旁午相持公謂古者用一緩二今不能竭澤而漁寧以身蒙罪於是民樂有父毋而忘其歲越二載竟以事忤直指左遷觸炎犯潦而東歸痢作卒于長沙年五十有四其冬葬縣北萬歲冲又十四年而長君貳汀州考贈奉政大夫又二年為都水員外郎會　上登極贈令官公故饒于產直芥視之而不厭麤糲削迹城市督耕

課子弟發憤六籍父性嚴將承竭其力而二弟司衣曰襄並資之游國子蓋孝友天性云湘水出珍漣山稱漣川居士娶湘潭羅秉章女生長君更娶同邑卜經歷女生次君季君長君即幼殊娶譚氏更娶宋氏次君幼學廩生娶葉氏更娶蕭氏季君幼鳴聽選官娶喻氏女一適萬年知縣龍應河孫六譙娶王氏敬娶尹氏俱庠生諧娶葛氏儀娶林氏詳聘龍氏慶保幼未聘孫女四銘曰天水瀦漢曳為庶姓姓復不守婚姻為命宜有令聞奮揚前

烈嗟此蓬溪不忝貽厥一吏凋邑拊循疲氓均歌其利或害其能雖不究施尚有来嗣煌煌繼承聲稱鼎熾誰謂木拱英靈在今雕鏤形似以慰子心

喙鳴文集卷十四終